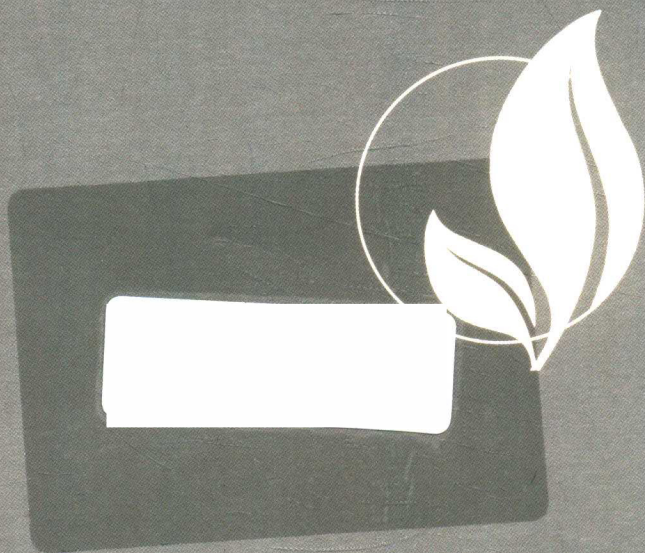


掩面

吕新 著

吕新作品系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SHANX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GROUP

掩 面

吕
新
一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SHANXI CHUBAN CHUANMEI JITUAN · BEIYUE WENYI CHUBANSHE

· 太原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掩面 / 吕新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8.1

(吕新作品系列)

ISBN 978-7-5378-5518-1

I. ①掩… II. ①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15207 号

书名: 掩 面
著者: 吕 新

策 划: 续小强
责任编辑: 陈学清

项目统筹: 马 峻
装帧设计: 张永文
印装监制: 巩 璠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编: 030012

电话: 0351-5628696(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室)

传真: 0351-5628680

网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销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90mm×1240mm 1/32 字数: 188 千字

印张: 8.5 版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1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78-5518-1

定价: 38.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揖。

——古歌

目 录

001	第一章	嘘
046	第二章	向阳农场
096	第三章	新华书店的晏叔叔
165	第四章	呆若木鸡
225	第五章	黑色笔记本
237	第六章	烈日下的晦暗
259	编后记	

第一章 嘘

一

嘘！小点儿声！你是谁？不敢把孩子给我再吵醒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哄得让她睡着了，你要是再把她弄醒了，我就要疯了。对，别出声。注意，不要靠那扇门，它坏了，一靠就会掉下来，我还没顾得上修呢。什么？为什么我能够说话？这话说的，因为我是这个家里的人吗。哎，事情就是这样，我说话她就不醒，你要是一开口说话，她马上就醒了，她对外界的东西，对陌生的声音，尤其敏感。一听见声音不对，喳的一下，马上就醒了。别看是这么一个小东西，把我弄得可够呛，比千军万马也不差呢。好吧，不管有什么事，不管你是谁，你先到外面等我一会儿，桌子上有水，有烟，或许还有一点儿瓜子。等我把这半面的窗帘拉上，不然用不了一会儿，她就又会被晃醒了。

我就奇怪了，你是怎么进来的？我怎么没有听到门口的警卫给我通报？啊，哦，他娘的，看我这记性，老喽，真的不中

用了，我想起来了，我这里早就没有警卫了，怪不得你这么容易就进来了，轻车熟路地就进来了。不只是你，最近一个时期以来，谁想进来都能够随随便便地进来。还说什么呢，篱笆不牢野狗入么。前几天，竟然有一个浑身是血的人，一头闯了进来，栽倒在我的面前，说要让我保护他。真是没眼光哪，难怪能把自己弄成那副模样，我怎么能保护他，我连我自己都保护不了呢。住在一个无论谁想进来就能进来的房子里，我怎么保护他？无产阶级要想解放全人类，首先得解放自己，以我目前的情况，我有什么能力为他提供保护？

你别误会，我不是在说你，我这么说，只是在说一个道理。同时，我这样说，也并不是说我害怕人民群众，不想让他们进来，不想与他们有接触，不想倾听他们的心声与需求。不，恰恰相反，我们是一分一秒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就像鱼儿离不开水一样。鱼儿离开了水，还能活下去吗？可以说，没有人民群众这个汪洋大海，就不可能有中国的革命和胜利，更不会有我们今天的生活。这个胜不是小胜，不是小打小闹，而是大胜，大获全胜，是全面的胜利和最终的胜利。你说我说得对吗，小同志？什么，和报纸上说的一样，和歌子里唱的一样？哈哈，算你说对了，那说明我们的思想是高度统一的，各种口径和标准也都是高度统一的，达到了空前的共识与和谐。世界上什么样的国家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只有我们！让那些人人各怀心思，你说东他偏要往西，四分五裂的，有劲不往一处使的国家和人们羡慕去吧，哭鼻子抹泪去吧！他们所谓的总统，有时候说话还不如我们的一个车间主任、生产队长顶事呢。

前几天，来了几个红卫兵，也不敲门，也不按门铃，踢开

门就进来了。一进来就吹胡子瞪眼，就嚷嚷着说要革我的命，要我和他们去一趟工人体育场。我去工人体育场干什么？我又不踢球，也不跑步，我去那里干什么？他们说，就你这态度，倒霉的日子在后头呢，急需要给你来一场革命了。我对他们说，我本人就是革命者，职业革命者，革命革了一辈子，除了会革命，别的活计都不会。我把脑袋别在裤腰里闹革命的时候，还没有你们呢，你们连浮游生物、连细胞都还不是呢。

小同志，你也是红卫兵吗？不是？哦，看着也不太像。

不是我说你，你这个年龄的孩子，如果不是红卫兵，那说明你的家庭背景一定有问题哩，是吗？想参加，人家不要，是不是？

被我言中了？一看就是嘛。不过你不要害怕，我不会去告发你。六亿人口，也不能人人都是红卫兵嘛。

小小年纪，你的脸上却有那么一种东西，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断肠人……断肠人，对，断肠人在天涯。

什么？你再说一遍，你是谁的女儿？孙渡？孙渡？我早年的同学？孙……渡？啊，我想起来了，好久远的一个名字呀。是的，他是我早年间的一个同学，当时我们都在外面留学，我学戏剧，偶尔的时候也画两笔画。而孙渡，他的专业是哲学。小同志，小姑……娘，说实话，要不是你自己说，我都没认出你是个女孩子。我想对你说的是，是他的专业是哲学害了他，而最叫人哭笑不得的是，研究哲学，恰恰又是他最擅长或者是唯一能够做得很好的工作。我这样说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想说，有的人，一生只能做好那么一两件事情，也有的人却什么都能来两下，像是一种全才。而孙渡，显然是前一种人。

你是来找我打听他的消息的？怎么，他不见了？一点点音

信也没有？怎么会这样呢？唉，你可真会找，连你这个做女儿的都不知道他的下落，我又怎么能知道呢。你也许不知道，我已经有几十年时间没有见过他了，更不知道他后来的情况。全国解放以后，他到了哪里，做什么工作，这些我都完全不清楚。有时候我也想，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最后的归宿，听上去应该是好事，可也不完全是好事。

不明白？比如一块砖，在它还没有用途，没有找到最后归宿的时候，就一直放在那里，只要是路过的人，都能看到。可是你要是把它砌到一堵墙里，外面再抹上泥，甚至为了美观漂亮，再抹一层白灰或者水泥，它算是找到自己最后的归宿了吧，可是你还能再看见它、再找到它吗？除了那个当年亲手把它砌进墙里的人，再没有人能够发现它、找到它，没有人能知道它的确切消息和下落，它到底到了哪里。如果有人想要找到它，恐怕翻遍整个世界也不会有结果。就算当年砌墙的那个人还活着，那也没用，而他要是死了，不在了，那就更永远没有可能了。

明白了吧？

所以，你怎么找到他呢？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一个人要想找到另一个人，那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非是命运有意或者无意地把他们安排到一起。还有就是公安部门、情报部门，他们最善于找人，别说是活在地面上的活人，即使是早已死去几十年的人，只要需要，他们一样能够找到。

我最后一次见到你爸爸是在哪一年？在什么地方？小同志呀，这可把我给问住了，这得让我好好想一想，时间已经过去这么久了，猛一下还真想不起来。一九四〇年？不对。一九四九年？好

像也不是。一九二八年？更不对，那时候我们都还是孩子呢，比你现在还要小一点。啊，我想起来了，好像应该是一九四五年，日本鬼子被赶走的那一年。

是的，就是那一年。

一九四五年，日本人输了，怀着恨走了，穿着兜裆布，捂着脸离去。我们胜利了，每个人都笑了，都觉得万事大吉了。

是秋天，我现在想起来了，应该是深秋了，树叶差不多都已经落光了。在萧瑟的秋风里，我带着部队路过晋察冀，部队休整了两天。我就是在临走的前一天碰到他的，在一棵掉光了叶子的沙枣树下，完全是偶然遇到的，却又像是命运有意的安排，特别的眷顾，让我们在那样的一种情况下重逢。孙渡同志，你爸爸这个人……那时候应该还没有你。对，我就记得他还是单身么，我好像还专门问过他的婚姻情况，他却什么也没说。

你是哪一年出生的？一九五〇年？哦，那已经是和平年代了，战争的大幕基本上已经合上了，只剩下一些零星的地方还支棱着。

那年秋天，在晋察冀边区偶然遇到他的时候，我已经当了几年团政委了，而且很快又将要提升。可是孙渡同志，你爸爸这个人呢，我说是哲学害了他，一点儿也没有说错他。就在那棵掉光了叶子的沙枣树下，在我命令般的询问下，他才告诉我说，他现在的职务相当于副连级，也许是副营级。我当时听了，半天合不上嘴，任凭晋察冀的风沙不断地灌进我的心里。什么叫相当于？还副连级副营级？相当于副连级，那就说明他还不是是一名真正的副连长，是一个具有同等级别的虚职。唉，让我说他什么好呢，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搞的，这么多年过去

了，他竟然还是个副连级，完全是在原地踏步，甚至是一种倒退呢。说实话，在我们这些团以上的干部眼里，副连级简直就不算是个职务，虽然我们也都是从那样的位置上一步一步地上来的，可上来了，再回头往下看的时候，就有了一种不由自主的居高临下的往事越千年的感觉，觉得那一切是那么的遥远而陌生，觉得那只是别人的经历，而并非是我们自己的经历。人就是这样，当了部长，就不会知道下面的处长甚至司局长们每月拿多少薪水，一来是真的不知道，二来是即使知道，也会装作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心理，我也说不上来。还说孙渡的事。虽然说我们革命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可职务也是一个人价值的体现，甚至是唯一的体现方式，它能表明一个人为革命为人民做出了多大的贡献。我们这个阵营，不承认有官，不说官大官小，而只说职务高低，分工不同。一位司令员，纵队首长，那一定是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的。而一名排长，一个班长，能与前者相提并论吗？他才打过几个仗，见识过几个死人？你是副连级，别人就会用副连级甚至低于副连级的心情和眼光去认识你，看待你，衡量你，知道你出道的年头不会很久，也没经历过什么，见识过什么。人家又不了解你，不知道你是一个怎样的人，有着怎样的经历和能力，凭什么让人家高看你、仰望你、敬畏你？不可能么。所以，人家只能以你现有的情况去认识你，看待你，以你现有的职务去衡量你，去计算你为革命为人民做了什么，做了多少。当然，我们根本不怕别人如何看待和衡量我们自己，我们提着脑袋干革命，也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的，不是为了让别人给我们计算功劳的。谁想怎么看让他们看去，谁想怎么想就让他们想去。可是，道理是这么个道理，而实际的情形又往往总是和道理甚至真理相悖的。

就在那棵沙枣树下，孙渡同志，你的爸爸，他对我说，哲学是一门真正的屠龙术，他与它，相忘于江湖已有多年。

屠龙术你懂吗？懂得？

我问他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他想了一会儿说，可能多半就出在他自己的身上。

好，我赞成这样的分析和总结，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就应该光明磊落，具有这样的一种自我批评的勇气和精神，无论任何时候，都要尽可能地从自身找原因，而不能把所有的原因都推给别人或者客观因素，不怨天怨地。他能这样想问题，我真是感到十分的欣慰和高兴。按说，一个人具有了这样的一种胸襟和精神，进步应该是很快的，应该不是个问题，可是他为什么没有呢？我就又糊涂了。

不明白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多年未见，双方可能都有不小的变化，猛一见面，竟都有些生了。他一身单薄的军装，领子和袖口都是破的。

在和我说话的时候，孙渡同志，你的爸爸，哦，那时候他还不是你的爸爸，他的两个肩膀不时地动来动去，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有虱子正在他的身上流窜、奔走。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因为感同身受，因为我本人也正在遭受着与孙渡同样的侵扰。不能说出确切的数字，但我感觉至少应该有两只以上的虱子正在我的身上一前一后地运动着，慢腾腾地走着。那个时候，我多想靠在身后的那棵沙枣树上，借助于树干本身的力量，像狗熊或野猪一样，狠狠地摩擦它一阵，不能指望在摩擦的过程中把它们全部碾碎、挤死，血溅腰间和脊梁，但至少也不能让它们太好过了，不能让它们就那么安逸轻松地大摇大摆地像剥削阶级一样在我的身上走来走去，作威

作福。可是，我没有动，我忍了又忍，终究没有那样去做。为什么？原因很多。首先，我的警卫员正牵着马在不远处看着我。另外，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很快就要升任师政委了，虽说只是个副的，可那也不能太随便了呀，对不对？哪有首长当众捉虱子的？而且，就在距离我们不远处，有两名女战士正在洗绷带，还有几件染血的衣裳。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不行的。所以，我压根儿也没打算与它们做斗争，它们想怎样就怎样吧。我只是隔着衣服，装作捶背的样子，用拳头在自己的背上轻轻地砸了那么几下，算作一种抵抗吧。也没敢想就那么几下就能把它们砸死，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不过是敲山震虎，隔靴搔痒罢了。

哈哈，小同志，让我这么一说，你的身上也一定痒起来吧？哈哈，没事，你那是条件反射，心理作用。不像我们，我和你爸爸，还有我们无数的战友，我们那是真有虱子，我们那才真叫个痒。有时候好不容易有一点儿空闲，就想，抓紧时间赶快睡一会儿吧，新的命令说不定正在送达我们这里的途中呢，等命令真的一来了，就别想再合眼了。可是不行，你刚想闭上眼，它们就出动了，就又开始捣乱了。零星的，三五一伙的，小股的，甚至拖儿带女的，在你的身上窜来窜去，慢慢地行走，快速地奔跑，竭尽所能。那种情况下，谁又能睡着？睡是睡不成了，只能坐起来，耐心地与它们周旋，作战。它们捣乱，失败，失败了，再卷土重来，一有空就得专门腾出时间与它们进行斗争。有的战士抱怨说，不是我们不爱学习，很多时候实在是不能学，刚打开《论持久战》，刚想认真地看上几页，它们就又来了。不鸣锣开道，不摇旗呐喊，却也来得相当热闹，一上来就出手不凡，用它们的那种可能连显微镜都看不

到的小牙齿，一点一点地咬你，一毫米一毫米地啃你，直到把你啃得心烦意乱，方寸全无还不罢休，真是看不到心上，谁能看进去？那些獐头鼠目的家伙们啊，今生今世，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它们的模样，它们一个个都有着极强的生命力，也好像是用某种特殊材料制成的呢。

虽然曾经是无话不谈的同学、朋友，什么样的玩笑也都开得，但时隔多年之后，我们竟都有些拘束，时间这个东西真是不得了，太厉害了，无情地消灭了玩笑和随意。尽管身上都很痒，但我们相互竟都没有提到虱子的事，要是还搁在过去，那怎么能不说？说得少了都不行。就在那时候，就因为一个小小的虱子，我忽然意识到，我们，其实并不仅仅只是我们，而是所有的人，就像在时光的河里洗澡，洗着洗着，彼此忽然就都发现对方变得陌生了，有的甚至变得都快认不出来了。奇怪吧？绝对奇怪，哪儿也没有去，就在同一条时光的河里洗澡，洗着洗着，就不对了，问题就出来了，彼此之间有了一种类似于半透明的隔膜，就像蝴蝶的翅膀，又像一个从一开始就处心积虑的建筑，出现了夹层，甚至暗道、机关。而最令人头疼和想不通的是，作为人，我们从来不曾也没有专门和刻意地去设计过那一切，它们怎么就会五脏俱全地形成并出现了呢？

这种事到现在我有时也还在琢磨。

是时光在作怪，应该怨时光吧？可是时光在这中间到底又做了什么呢，好像什么也没做呀？真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还有，你觉得别人变了，殊不知别人也有着与你同样的感觉，甚至发现你的变化更大一些呢。人与人，相互之间好像就生活在一个又一个的连续不断的疑问和迷惑之中，每一个人，

对于他人来说，就是一道墙，甚至是一个幽深莫测的去处。一脚踏进去，会遭遇什么，没有人能知道，更没有人能预测出来。

时常想这种事情，会让人觉得人其实是很渺小的，所能做的，也就是人人都能看见的那些，所知道的，也就是大多数人都知道的那些，除此以外，很难再多出什么来。一个问题，有十种解法，我们只知道其中一种。世界可能有十层，我们以为只有一层。

姑娘，小同志，你想问什么？那么冷的天，到处都灰蒙蒙的，萧瑟，冷清，你爸爸他为什么一个人在一棵掉光了叶子的沙枣树下徘徊？

小小年纪，问得好啊！胜利之年的那个深秋，当我意外地遇到他的时候，我也有着和你现在一样的疑问。

二

说实话，一开始的时候，我也不明白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他说出在他本人的身上，那也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也可以理解为是他谦虚、自律、自责、自省，其实并未真正指明什么。事隔多年之后第一次见面，我也只是关心他的近况以及他的职务一直上不去的原因，因为只有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才能更进一步地帮助他，使他的情况得以好转。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还有一件更麻烦的事情才刚刚缠上他的身。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孙渡，你的爸爸，他在那棵光秃秃的没什么好看的树下转来转去，愁容满面，并不是在徘徊着简单地消遣愁绪，排解什么，而是在进行深刻的剖析和反思，是

在酝酿一份有相当难度和深度的检查。那份检查，是要面对上级机关和首长的，必须深刻，言之有物，否则他就很难过关。不过，即使过了关，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也是很难想象的，因为类似的人类似的例子也并不算少。

小鬼，你相信运气吗？我觉得运气这个东西在你爸爸这件事情上是一个很难绕过去不说的东西，甚至也可以说是一个关键，也许还是一个决定他一生的东西。其实，这个东西对人的作用，又何止是他一个人。

小同志，小鬼，虽然我们共产党人不讲迷信，破除各种封建的陈规陋习，否定一切有宿命色彩的东西，可是我过了四分之三的人生，经历了无数的事情，我私下里觉得，运气这种东西有时候还是存在的，虽然它本身看不见也摸不着，可是具体到哪个人走运，哪个人不走运，这还是能看得清清楚楚的呀。所以很多时候，你不承认它还真不行，它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你拼命否认它，说它不存在，说这个世上就没有那么个东西，那也就是说说而已，其实是没用的。比如，人到底有没有灵魂？古往今来，全社会上上下下，人们一直都在想这件事，都在讨论、探讨这个问题，可是一直到今天也还是没有讨论清楚，也没有想清楚。究竟有没有，谁也不知道。相信的就说有，不相信的就说没有，这个问题恐怕永远是一桩悬着的公案了。类似这样的公案还有好多。为什么世界上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命运会那么悬殊、不同？有的一出生，甚至还没有出生，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天壤之别的悬殊就已经产生了，就已经存在了，那没办法。可是还有的人，也就是大多数人，一开始的时候也许都差不多，但随着各自的命运的展开和深入，相互之间的变化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令人不可思议，直至最后也形成

一种另一种意义上的天壤之别。这中间，除去主客观的原因外，还有一种至关重要的东西一直都在冥冥之中操纵着一切，决定着一切，决定着人生脉络的起伏和最终的走向。那是什么？那难道不是运气？那就是运气，一种很关键的东西。什么叫命运？我理解它就是生命的运气。也许我理解得不对，但我就是这么理解的。一个人有没有那种东西，是正数还是负数，好运还是霉运，那太不一样了。一个一生中总是在走背运的人，各方面的努力也许并不比别人少，付出的甚至更厉害，却为什么总是不见好？原因何在？当然，这样的分析是不能拿到任何会上去讲的，那是不成立的，更是不允许的，更不能在一份检查中流露。

我说你爸爸他运气不太好，你同意吗？同意？你也赞同？好，明白事理，又敢于面对现实，女人们能这样看问题，想问题，难能可贵，不容易啊。

你大概也知道，孙渡同志，你的爸爸，多年来一直做白区工作。那种事情，有着太多的偶然因素和很大的不确定性，它与野战部队的作战完全是两个概念，两种方式。有时候，十几分钟前确定的一件事，十几分钟以后就已经又变得面目全非，得另起炉灶，另做打算。前后不超过一个时辰，甚至就在一眨眼之间，事情就已经完全翻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颠倒和变化，那是任何人力和意志都无法把握和决定的。碰到那样的事情，你只能干瞪眼，自认倒霉。所以，他的工作一直做得磕磕绊绊，这可能也是他政治上进步不快的一个原因。我早年学戏剧的，也常听人们说，某某事情太具有戏剧性了。但是我后来终于明白，舞台上的那点儿表演，那点儿所谓的曲折和丰富，实在是太幼稚了，与真正的现实比起来，就像是小孩子在